



裸露

海男著

裸露的理想所带来的力量

隐蔽的裸露与突如其来的爱情

永不妥协的裸露拉下帷幕

陌生人与一次情感背叛的插曲



上海文艺出版社

5
5

裸 露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裸露/海男 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21-2535-1

I.裸… II.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7106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刘祎呐(见习)

封面设计:王志伟

封面速写:黄阿忠

裸露

海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复旦四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56,00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ISBN 7-5321-2535-1/I·1996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5646381

裸露

L U O L U

第一章	第一次裸露的时间与地点·····	1
第二章	裸露的理想所带来的力量·····	25
第三章	在裸露中开始的一段美妙插曲·····	49
第四章	隐蔽的裸露与突如其来的爱情·····	73
第五章	裸露的向往与虚构身分的失败·····	97
第六章	陌生人与一次情感背叛的插曲·····	121
第七章	在裸露的身分中继续背叛·····	147
第八章	一次裸露之后的妥协与革命·····	171
第九章	广场上升起裸露的人体雕塑·····	195
第十章	永不妥协的裸露拉下帷幕·····	219

第一章 第一次裸露的 时间与地点

旅馆已经存在很久了。准确地说，从肖雅看见旅馆里的陌生人那一刻开始，旅馆对肖雅才开始具有了实际意义。在肖雅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早晨，因为是星期天，肖雅睡了一个懒觉。她很少睡懒觉，以前她从来也没有机会睡懒觉。然而，在她过完18岁的生日的次日早晨，肖雅的父母到另一座小镇去看爷爷、奶奶了。肖雅没有随同父母去，她留了下来，她想再好好睡一个懒觉。

那是与所有上午完全一样的一个平常的上午。大约10点钟左右，肖雅终于起床了。她穿上母亲在生日那天送给她的蓝花布衬衣，然后把笼罩了她18年的窗帘哗啦一声拉开。在以往的春夏秋冬，她房间里的窗帘似乎永远都关闭着，她的青春期在关闭的窗帘后面犹如一只蜘蛛编织她的高中生活。现在她的高考生活在生日之前落下了帷幕，她的高考成绩不错。母亲是小镇的西医，父亲则是小镇的小学老师，在母亲的引导下她报考了医学院。接下来是过生日，睡完一个懒觉之后她从床上雀跃而起，头一件事就是寻找那件蓝花布衬衣，另一件事情就是把笼罩了她整个青春期的窗帘哗啦一声拉开。在她准备拉开窗帘的那一时刻，她已经穿好了那件蓝花布衬衣，她的身体



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舒服。那禁锢她青春期的窗帘下站着她的影子，她仰起头来。在以往的任何时刻，她的身体都不会闪耀出拉开窗帘的一刹那间所产生的激情。她的身体缺乏这种叛逆的激情，她的身体一直冥睡着，被复杂的试题囚禁着。她一直看不见窗帘对她青春期的囚禁，看不见窗帘外面的花、草、世界。现在，随着哗啦一声响动，那只游走在房间里的小蜘蛛似乎永远地停止了她的编织状态。她仰起头来，明亮的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有几缕阳光照在她的脸上、耳朵、领口、颈项深处。她呼吸到从窗口进来的一种柠檬般的空气，将目光投出窗外。一个男人正在看着她，用尽可能有的那种专注正看着她。那是从另外一道窗户投射出来的目光，从十几米之外，大概是十七八米远的窗口。肖雅现在才知道在她窗外是另外一道窗口，那是对面旅馆的一道窗户。那是一个住在旅馆里的男人的目光。

肖雅从来没有与男人的目光对视过。她慌乱地将目光移开。她看见绿色的藤蔓已经攀援到了自己窗外，那是父母在围墙下撒下的种子，它变成了墙壁的绿色长藤。她伸出手去触到一枝藤蔓，那是七月的植物，它像一种久违的生命使肖雅的手指变得清新起来。转眼间，那个男人已经离开窗口。他是什么人？对肖雅来说，因为他的陌生，因为他的来历不明，还因为那窗户意味着对面是一座旅馆，他的目光会给18岁的肖雅带来什么呢？她下了楼。

七月是女孩子穿裙子的季节，肖雅是一个喜欢穿裙子的女孩。她的父母虽然在房间里为她设置了厚重的窗帘笼罩她，但并没有限制她穿裙子，因为这座叫乌泉的小镇并不限制人们的衣着，也许是因为每到夏天降临，乌泉的天气就变得异常

炎热，男人穿着背心，女人穿着裙子，这已经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上身穿蓝花布衬衣，下身穿一条小短裙，颜色是白色的。这就是已经过了18岁的女孩肖雅的形象。她走出家门的那一瞬间，也正是住在旅馆里的那个陌生男人走出旅馆的时刻。旅馆的门与肖雅家的门遥相对峙，隔着大约十几米的距离。过去，肖雅根本看不见从旅馆门口经过的人，更看不见从旅馆的大门走出来的任何一个男人。她是一个高三的学生，她永远禁锢在有围墙的学校以及有厚重窗帘的房间里。但是那个男人站在窗口目视肖雅的那一刹那，肖雅身上的慌乱产生了。她本想出门去找同学赵兰兰，她是肖雅的同班好友。肖雅抬起头来，她并没有想让自己的目光触及到旅馆的大门，然而，旅馆的大门就在对面。在以往的任何时刻，她都看不见旅馆的存在。现在，在她的慌乱产生之后，那个男人，走出了旅馆。她看见了他。他同样也看见了她。然而，刚刚经历了18岁生日的肖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男人的目光对视。她慌乱地加快脚步钻进旁边的一条巷道。她的同学赵兰兰的家并不住在这条小巷道，她之所以钻进这条巷道，只是为了在慌乱之中逃避那个陌生男人的目光。然而，她并没有能够避开他。他在她之后也走进了这条巷道。她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

肖雅继续往前走，她已经丧失了目的性，一个男人跟在她身后的事实，使她的慌乱变得那么虚幻。她走出那条小巷，又钻进了第二条小巷。她并不害怕他，在窗口与他目光短促相遇的一刹那，她只感觉到他似乎是电影中的一张脸，这张脸变得不真实，完全是电影中的一张脸：他脸上柔和而坚硬的线条使他的眼神出奇地灼热。在18岁之前，她从未看见过这么

灼热的目光。这灼热的目光使她意识到她家的对面是一座旅馆，这灼热使她看见那个男人走出旅馆的大门，并使她在炎热的七月钻进那条巷道。在乌泉小镇，只要你进入一条小巷，你可以尽可能地进入另一条交叉小巷的迷津之中，她和他都进入了同样的迷津之中。她走在前，他走在后。如果她不停下来，他也不会停下来。就是这种迷津使刚刚度过了18岁生日的小镇女孩肖雅与一个陌生男人相遇了。

我们把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见面称为相遇。过了18岁的女孩肖雅在她的生命之中从未慌乱地奔逃过。而且在她生命之中，那座旅馆从未在她眼前产生过意义。开始，她和那个陌生男人是在敞开的玻璃窗之间用目光相遇；后来，他们又在门口相遇。这是一个从未经历过与男人目光相撞的女孩的相遇，因为这是她从未经历过的。所以，在乌泉小镇的小巷深处，她摆动着白色短裙，快速往前走去。当她跑起来时，她的裙子是一种花型，她的蓝布衬衣是另一种花型。就在这种慌乱中，天真、无邪、纯洁得像花朵一样的她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这是她和他的目光第几次相遇？好像是第三次。她已经奔走在小巷之外，外面是一片田野，那些弯曲下来的葵花已经进入了七月的怒放中。她已经没有小巷可逃，而他已经来到了她面前。在开始的几秒钟里，他并没有走上前来，他站在她影子后面。她的身体在上午的阳光中斜斜地留下一道影子，那是她刚度过18岁生日的影子，那是一道阻止他上前的影子。

那道影子说明她已经出了小巷，再无小巷可逃。她把自己身体的影子投射在他面前，她是虚拟的，不可靠近的。她的心蹦跳着，无法抑制住慌乱。他在这道影子旁边止住脚步，他确

实没有走上前来。不过，他的声音，从她的影子上面，不顾她的慌乱，来到了她耳边：“你害怕我吗？你为什么跑，我有那么可怕吗？”他的声音比她父亲的声音要轻柔得多，比班上男生的声音要成熟一些。他没有再问她。他说：“你考试已经结束了，你应该轻松一下，我有车，我可以带你去轻松轻松。”她转过身来了，她已经放松了一些。

她从一开始对他就没有产生什么惧怕。即使她在小巷中跑起来时，她也不害怕他。相反，从一开始，她就在为他而心跳。现在，当她转过身来时，她又看到了他。在她眼里，他比父亲要年轻很多很多，比班上的男生要成熟很多很多。他穿着黑色的牛仔褲，上身穿一件乳白色的亚麻布衬衫。他正在看着她，等待她回答。她并没有回答。她的目光一会儿落在他的衬衫领口上，那领口像两片质地柔软又有弹性的树叶；一会儿又落在他的鞋子上，他穿一双棕色的旅游鞋，两根黑色的鞋带。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双可以跳起来的脚，可以跨越沟壑的脚。她的目光落到他的长腿上，在她所见过的男人中，他的腿算是最长的了。

“你同意了，对吗？那么，你在这里等我，我5分钟后来接你。你会等我吗？”她看着他的棕色旅游鞋点点头。当他离开以后，她很久才抬起头来，她本想在抬起头来之后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她已经看不见他了。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她需要等他5分钟。在这5分钟的等待里，如果她不愿意的话，她本可以轻易跑掉，就像一只小鹿一样奔跑到他看不见的地方。

但是突如其来的相遇使她没有跑开。在他离开的5分钟里，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刚才他伫立的那个地方，在她影子之外的那个地方，他就其中，不知道他从哪里而来，尽管对她而



言，他是那么陌生，那么不可思议地来到了她身边。在他伫立过的那个地方，变成了她等他回来的地方。她在不知不觉之中融入这场相遇之中了吗？她无法逃走了，她在经历了18岁的生日之后，置身在等他回来的现实之中。她忘记了一切。这时，有轻脆的喇叭响传入她的耳朵。在乌泉小镇外的一条小路上，他开着车来了。

一辆车，她不了解这辆车的品牌、名称和性能。总之，她对车并不感兴趣。也可以说在她和他的相遇中，所有一切并不重要。车已经在她身边停住，他下车亲自来为她拉开车门。就这样，在那天上午，她以不可思议的姿态，身着蓝布花衬衣和白色小短裙，钻进了他的轿车。她就坐在他旁边，这是她头一次坐在一个男人身边，她的心又开始跳了起来。“想去哪里轻松轻松？”她不说话。她此刻已经迷失了方向，她不知道世界上什么地方有水流，什么地方有花园，什么地方有桥梁，什么地方有燕巢，什么地方有可以让她飞翔起来的场所。她什么都不知道，她已经迷失方向。他看了她一眼没再问她，没再让她选择。也许他已经知道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她正在经历人生最容易迷失方向的时刻。所以，他驾着车，他还为她敞开了车窗。“你可以抬头看风景，一路上到处是风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到更远的地方，比如，到水城去，你愿意吗？”

她的双眼开始明亮起来，她点点头。水城是离乌泉小镇最近的一座城市，大约有100多公里。在她的意识深处，水城就是一座她一生中去过的最大的城市了。然而，在她的18岁之前，只去过水城一次。好像是在两年前，她随同父母去的，但只在水城住了一个晚上。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她觉得水城就是她看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在城市中走着的每一个人都有她所向

往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现在，他要驱车带着她到水城去，对她来说就像庆贺自己的生日一样使她快乐无比。看到她的眼睛那么明亮，他似乎知道自己为她而选择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的手放在转动的方向盘上，问她是不是经常去水城。她开始轻松起来了。她告诉他只去过一次水城，这也是她去得最远的地方。他问她报考了什么专业，她告诉他，她并不喜欢做医生，但因为母亲是医生，母亲让她报考了医学院。他轻轻地笑了，他知道了她的名字叫肖雅。在通往水城的途中，他喜欢用语言与她交流一切，比如她刚度过的高中生活，比如乌泉小镇上的巷道、邮政所、天气中的炎热，比如她的父母，等等。他似乎对她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但他从来不谈自己，似乎关心的只是她，她18岁以前的故事，她与小镇上的人的一切交往。当她的声音响彻在他耳边时，他专注地倾听。有时候他会幽默地说：“我的耳朵在颤抖，你看见了吗？如果不信的话，伸出你的手来，揪揪我的耳朵，让它不再颤抖。让它感受到疼痛它才会停止颤抖”。完全是听从了他的召唤，她的右手才轻快地伸出去，并且没有在空中犹豫一分一秒就朝着他的耳朵伸去。她的手接触到了他的耳朵，这是他和她手的第一次接触。然而，他似乎还不知足，他说：“肖雅，你并没有揪痛我的耳朵，你应该重来……”她开心地笑了笑。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不就是伸出手去揪痛他的耳朵吗？多么简单的娱乐。她伸出手去，这一次她真的就揪痛了他的耳朵。他叫了起来，她听见他的叫声。这是她的手第二次与他耳朵的接触，这是他呼唤她的手触摸他的事实。他笑了，他的嘴角挂着一种温馨的笑。她也笑了。

然而，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笑。他的笑是一个男人的笑。当他召唤她揪痛他耳朵的那一刻，他就发明了一个属于成熟



男人的游戏。对他来说，这种游戏并不新鲜，也许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他却轻易地就让她的手伸了出来，并且揪痛了他的耳朵。痛对于他似乎是重要的目的，他之所以发明这个游戏，是想释放少女身体里的激情，是想让少女学会触摸她身体之外的身体。他的耳朵当然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感受到了她手指间突如其来的触摸，他的目的实现了，所以他笑了。而她的笑是因为一种单纯的游戏而产生的，就像最甜美的果实，因为刺激所散发出来的最原始的香味一样。她的手指头揪住他的耳朵，使她的五脏六腑散发出甜美果实因为被刺激散发出纯洁的香味，这就是她的笑声。两个人都在那一刻产生了笑声，他的笑声是一个成熟男人因为勾引女孩魔法完成了，尽管他的耳朵还痛着，然而他的心底由衷地升起一种满足的笑；而她的笑声却恰好相反，她在单纯的游戏之中被他勾引，她伸出手去捉住他的耳朵，她使他产生疼痛，这就是她的笑声产生的原因。尔后，他和她之间的关系，那种陌生感因为产生了不同性质的笑声，被改变了。

当他驱着车进入她期待看见的水城时，她的两手发出一种响声。他似乎发现了她的一种本能的秘密：当她未进入一个女孩子魂牵梦萦地与一个男人的关系之中时，她的两手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相互摩擦出声音，好让她的青春期——那充满朦胧期待的想象力，有露珠和晶亮的水声的想象力合拢在两手之间。他似乎早已发现了这一切，这是她的特点，在她神经质的时候，她的两手就会合拢在一起，发出一种悦耳的响声。也许这正是他渴望她的小手揪住他的耳朵使他疼痛的原因。

已经是下午了，她似乎不害怕时间的流逝，一点也不害怕时间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当他驱着车进入水城

的市区时，她欠起身体，她那刚刚过了18岁生日的少女身体。一切都是新鲜的她来到了水城，她生命中最大的一座城市。当他把车停在一座旅馆的停车场时，她拉开车门钻出了车厢。他问她想去哪里，对水城有什么印象，她摇摇头。在那短暂的一夜，她只觉得水城很大，有那座小镇的几倍大，其他她似乎就没有多少印象了。她走在他身边，她突然问他：“我应该叫你什么，你有名字吗？”“哦，我叫什么不重要……”“难道你真的没有名字吗？”她仰起头来看他，他笑了：“怎么会没有名字呢？你就叫我简好了，比如牙齿合起，然后张开，喊出——简——”她又笑了。他离她很近，不像在车里有许多东西阻挡。他突然嗅到了她喊他简时从嘴里散发出来的一种香味。就这样，他带着她进入了她所期待的城市的中央：花园，喷泉水池，小径。在小径中央，她突然说她口渴。他让她等他一会，然后他走出小径，他简直是在奔跑，他奔到小径之外的一家小卖部。她看见他拎着一袋矿泉水和零食朝着她奔来。她笑了。在这个世界上，她第一次感受到有一个男人为了她而奔跑起来的兴奋。他奔到她身边，为她拉开了矿泉水瓶盖。她从他手中接过那只矿泉水瓶。她仰起身体，那只水瓶接触了她的嘴唇。他站在她的旁边，他看着她喝水的姿态，他是在感受她的红唇，那少女的没有上过唇膏的红唇。她把头垂下来，唇上还挂着清亮的水珠。她看着他，她与他的目光又一次准确无误地相遇了。她羞涩地一笑，避开了他的目光。这几乎是所有少女在这个年龄的神态。然而，她为什么羞涩？她为什么要避开他的目光？

在那天下午的所有时光里，她都走在他身边。对这座城市他似乎是主人，他能够叫出每一条街道的名字，甚至是每一条小巷的名字，他带着她走遍了水城的闹市和每个公园。



突然，她站在那里不再往前走了，她怯声地说，不，是宣布，她的鞋子坏了。他听到这种宣布之后，立刻蹲下去看了看她的凉鞋，一双塑料凉鞋。他把她安置在公园外的一把椅子上，他让她等他，别的地方哪儿也不能去，他去给她买鞋子。他问她穿多大码的鞋子，她仍然用她那散发着香味的嘴唇宣布道：36码。他嘴里喃喃着：36码，36码，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远处的人群里。

半小时后，他拎着鞋子和一件外衣回来了。当他将鞋子从鞋盒中拿出来时，她笑了。那是一双红色的皮凉鞋。红色，在一刹那间给她的18岁带来了一种兴奋剂。她捧着那双小红鞋，她将脚穿了进去。她弯下腰系好带子，在他旁边走了几圈，仿佛想证明他为她买来的36码的红色皮凉鞋给她带来的喜悦。他把一件镶嵌着粉红色花朵的外套给她披在肩上。那一时刻暮色已经笼罩住了他和她的身影，他与她商量，今晚回不去了，只能住到旅馆里去，她愿不愿意。她此刻的青春正沉浸在一双红色皮凉鞋和一件镶嵌着粉红色花朵的外套所带来的兴奋中，哪怕他把她带到更让她迷失方向的地方去，她也会愿意。

然后他带着她来到了旅馆。他要了两间客房，一间属于她，一间属于他自己。在他帮助她用钥匙打开房门的那一刹那，她突然看了他一眼，并问他能不能在她的房间里多停留一段时间。她也许是害怕了。她真的是害怕了。以前，她从未有过独自在一座旅馆的一间客房里度过长夜的经历。他说现在还不是呆在旅馆里的时间，他要带她去小吃，水城的小吃丰富极了。她的舌头，她的品尝器官，以及她的胃都在那一刻开始饥饿起来，这是她的另一种兴奋。除了红色皮凉鞋，粉色外套

给她带来的兴奋之外，她的粉红色舌头需要品尝，需要伸出舌头去好好地品尝一番。

那一瞬间，他站在门口，仿佛看见了她饥饿的状态，仿佛看见了她那粉红色的舌头充满了渴望。接着他就带上她出门了。一路上，两个人似乎都感受着自己的舌头。她不住地说：“水城哪里有丰富的小吃，我可是饿坏了。”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她那粉红色的舌头，那已经变得饥饿起来的舌头似乎像她嘴里散发的香气一样，散发出令他五脏六腑所沉醉的气息。于是，他把她带到了一片小吃林立的地方，那是一处年轻人消磨黄昏的地方。金黄色的暮景把小吃摊的食品全部照亮：有烤熟的玉米棒，有花生，有正在炉架上的烧烤，其中有鸡翅、鸡腿，有鸭肠，有羊肉串，火炉上还有用土锅烹制的萝卜汤、鸡汤……这是一片年轻人的天地，来了那么多年轻人，占领了许多位置。当他带着肖雅寻找到座位时，肖雅无意识之中因饥饿而伸出来的粉红色舌头，是这个暮色之中最精彩的一抹亮色。当她在无意识之中伸出舌头时，在他们对面，他和她同时看见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正在接吻。这是水城的一对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他们大约18岁，也许19岁。肖雅的脸红了起来，她低下头去，坐在旁边的他看着她说：“肖雅，你恋爱过吗？”“为什么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是说，你从来没有喜欢过班上的某个男生吗？”“没有，”她回答得很果断。“那么，你也从来没有喜欢过别的男人吗？”“没有……我生活中还没出现过男人……我对男人一无所知……”“那么……我是谁……难道我不是你生活之中出现的男人吗？”“你？……”肖雅正弯下腰去翻烤在火炉上的一只鸡翅膀，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面前的他，她手中的那双筷子掉了下去，掉在炉架上，很快燃起一阵